

宋東京考卷之十八

嘉興石匏周 城緝

河渠

黃河

按物流蓋濁河色黃衆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自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乾德二年遣使按行將治古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一

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洽遙隄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禦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

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輹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帝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灾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灾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二

不為灾六月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洊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吉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

後又決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瀕河之民田廬荒圯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已

退朝錄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岡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三

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也

水議 古者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任其官至武帝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

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大舟卿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

資治通鑑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熙寧十年七月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四

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徽宗時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於黃河獻以為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於金明池

治河通考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

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據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

封邱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邱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滄沒護城隄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邱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

張秋入海今皆淤為平地其自滎陽築隄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隄自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為平岡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隄在滎陽東南二十里中牟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

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河決為失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水衡記 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六
瓜延蔓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十一月名蹙凌水冰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歲時廣記 黃河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顏師古漢書音義云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漲泮衆流盛長故謂之桃花水老杜詩云春岸桃花水又云三月桃花浪注曰峽以二月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王摩詰詩云春來到處桃花水歐陽公詩云桃花水下清明路五月名瓜蔓水瓜正蔓也東坡詩云河水渺綿瓜蔓流

續文獻通考 按當時黃河隋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

勢之名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水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末隴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水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菝葜花謂之菝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

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礪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劓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隕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經窞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築塞

之物稍芟薪柴楫橈竹石芟索竹索千餘萬謂之春料詔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稍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橈臬閱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

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皆以蹙水勢護隄焉

祥符縣志

黃河應天漢而出崑崙禹導之自磧石歷

龍門至華陰始入於中土其勢汎漲激潰不可測制古今以神目之禹時入北海至周徙於南故道寢失而宋元以來入於淮今去汴城四十餘里自西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年河決汴城自安遠門入滄沒官民廨宇甚衆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下東南流經汴城東北

五里遂成大河下達於淮而故道遂淤洪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邱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淪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導其水於中灤東入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為平地矣天順五年復決衝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隣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百有餘年矣

日知錄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洺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九

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又自東而南

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
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
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
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
高淮泗又不能容矣

汴河

按汴京遺蹟志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
也源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京城內合
蔡河名菑水經注作浪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疏
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十

莫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
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
載為準歲漕運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
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
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
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
又侵漁為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建隆三年十月詔
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
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
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

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囿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稍定帝始就次大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哀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詔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後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東至陳留杞縣汴河及隄皆為所淤而水入蔡河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前有小甌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臭河兒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十一

水經注 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菴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閭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理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隄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昊漢書作吳治渠防築隄修竭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役費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

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昊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二年又自汴河口以東緣積石為堰通古淮口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汭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注陰溝即菴蕩渠也汭受旃然水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汭故兼丹水之稱河沛水斷汭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汎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陳留風俗傳云

浚水逕其北者也

按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菴蕩渠東南至沛為過水又東南至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十二

下邳淮陵縣入於淮

地形志 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

張洎集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底柱

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邱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環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渤海書所謂北過泲水至於大陸泲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於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葺蕩渠出自滎陽五池口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葺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疊石為門以遏渠口

故世謂之石門渠渠水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之北又兼邳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邳邳又音汭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渠水又東經滎陽北而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惟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兩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為通濟

渠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末河南採訪使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有波濤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於淮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不復經泝淮之險朝議將行而

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惟汴水橫亘國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

斐然集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

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泗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拒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夢溪筆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十五

浚祥符中閣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入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邱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泗州凡高十九丈

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之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沂公筆錄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橫絕散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十六

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也

退朝錄 唐時汴河不聞有疏通之事惟鄭畋集載為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

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即徐州也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為埧閘瀦水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稽則皆何校甚者劾臯以次被罰州縣官降勅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東齋記 錢俶進犀帶於太祖太祖卻之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求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